

民國十二年八月出版

(定價大洋一元)

泰西交際常識

編譯者 吳亞男

各均

發行者 民智書局

大有

印刷者 民智印刷所

書代

坊售

總發行所

上海棋盤街中市
電話中六七〇二

民智書局



Z. H. Woo

序

泰西俗語說，『人類是社交的動物。』這句話是絲毫也不錯的。我們人類既然共同生活在這個社會裏，要是還想做復古派，效法中國書上所說的『鷄犬之聲相聞，老死不相往來』那種原始時代的生活，或是想做探險家，羨慕『魯濱孫漂流記』那種小說中的生活，也就罷了；要不是這樣，那麼，人與人相處，家與家相處，甚至到國與國相處，彼此都有互相往來互相維持的必要；『離羣索居』是萬萬辦不到的。

人類既然彼此有互相往來互相維持的必要，因此社會也就有了交際，有了交際就生出許多交際的法則。泰西所說的 *Etiquette*，便是這交際法的條文。

泰西有 *Etiquette*，中國也何嘗沒有禮儀。中國不是號稱禮儀教化的國家嗎？怎麼外國人偏要說中國人是半開化的民族呢？諸君要是將中國的禮儀教化，平心靜氣的，用世界的眼光與泰西文明各國的禮儀教化仔細的研究比較起來，可曉得這種輕侮的名詞，也不是絕對無根據的。中國古來的禮儀教化，本來未可厚非，大概也是適於當日社會的現狀罷了。但

是可惜這種禮儀教化，一經專制主義家族主義的化合，便起了一種酸化作用；不是繁文縟節，便是因陋就簡。到後來，弄到中國的社會，看甚麼禮儀教化，都如同具文了。所以在位的人，一味的虛偽，在野的人，又一味的粗鄙，你道這教人生氣不生氣呢？

還有一層，中國是要叫人輕侮的，就是有那土耳其的男女不平等，猶太的污穢習慣，印度的迷信風俗，半開化的名詞，恐怕就是根據這些事實來的。往日有梁某作的新大陸遊記，裏面寫着：中國人不會走路，不會說話。這不是梁某有意開玩笑，確是觀察留美華僑生活上得來的觀念。諸君試

看外國人走路，倘若有三兩個人同行，就必排列如雁行似的；中國人走起來，却像一羣野鴨。講到說話，外國人倘若有三兩個人閒談，就必低聲細語，不易給別人聽見；要是登壇演說，却又大聲疾呼，四座皆驚了。中國人恰好相反，二兩個人閒談，偏要高聲叫囂，口角飛沫，令人討厭；跑上演說台，便兩耳通紅，連聲也說不出來了。這可是開玩笑的話嗎？這一類中國人的舉動，就是專制主義、家族主義浸潤出來無教育無公德的結果，也就是半開化那句說話底由來。

但外國也並不是都文明的。他們開化的程度，也很複雜；也有開化的，

也有半開化的。也有未開化的。我所說的外國人，自然是指着泰西開化的安格魯撒遜種 (Anglo-Saxon) 的英美人，條頓種 (Teutonic) 的德奧人，及拉丁種 (Latin) 的法意人。

安格魯撒遜民族條頓民族與拉丁民族，是代表泰西開化的民族。所以以我這本小書所說的交際常識，也就是研究這各種民族的交際法。

泰西的交際，說起來，範圍却極廣。其中的儀式，也是極複雜。譬如說到國交的問題，條約國彼此都要派遣使節的。這派遣使節的儀式及慣例，都是要照着國際公法的條文，絲毫不能假借。這是因為有關國體主權的

緣故。倘這一國不遵着國際公法的條規，待遇那一國的使節，那一國便可引用作斷絕國交的理由。這一國便要整備接受哀的美敦書 *Ultimatum* 了。你道慎重外交，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？

照着國際公法來說，使節的生命及財產，都有特別的保障。這叫做治外法權。除却是使節關係了駐在國內亂或外患的重要刑事問題，駐在國的法律是不能行使在使節的身上。使節的眷屬與隨員，都有這樣特別的待遇。要是使節犯了駐在國重大的罪案，駐在國的政府，也不能加以逮捕及審問，祇可要求派遣國的政府，召回本國，或是用武力驅逐他出境便了！

說到各國派遣使節，是有等級的。

全看着派遣國及駐在國在國際的

地位及彼此國交的親疏如何來定。

一等國是要派大使

Ambassador 來代

表元首；二三等國是要派公使

Minister

來代表政府；遇了小國，或是交涉簡

單的政府，或是公使不在着參贊代理使務，祇合派一代辦公使

Charge D'

affaires

大使公使到了，駐在國的元首，是要公式的接見，二三等公使到了，

就可以非公式的接見。

要是代辦公使到了，祇可勞動外交總長接見。

因

爲代辦公使，是外交部派的，與元首沒有交涉。

使節到了駐在國的京城，就要照會那國的外交部，預備謁見那國的元

首，遞呈國書 *Letter of Credence*。接見的日子定了；駐在國的外交總長及大禮官，是要乘着專車帶着儀仗兵來到使館，接那新任使節好去謁見元首。到了宮門，那元首定要顯出本國的威儀，宮內的軍樂隊是不可少的，因為是要奏那派遣國的國歌來歡迎使節。還要召集內閣的閣員列在殿上，好與使節應酬。尤其不可少的，就是那立在後面的侍從武官，及站在旁邊的通譯官。這侍從武官，是擺架子的；那通譯官，是實地應用的。元首接見了使節，使節先向元首說了些兩國邦交親睦的話，然後將國書遞呈元首。元首接了，回答些歡迎使節及問候派遣國元首起居的套話，隨即介紹謁見元首

夫人。元首夫人接見了使節，開口必定是慰問使節遠來的勞苦。再說下去，便是問候差使來的元首夫婦的起居。末了便是甚願早日得見使節夫人的話。公式的接見那天，照例在宮內是有宴會的，可是逗留不多時，使節就要乘機告退。

除了駐劄使節以外，條約國可以隨時派遣特別任務的使節。這種使節來時，帶的不是國書，却是一張全權委任狀 *General Full Powers*，是證明有權締結條約及交涉的證據。但是無論爲駐劄使節或特任使節，都要有旅行護照 *Passport*，來證明行使治外法權的主體。這張旅行護照，平時是

交駐在國的外交部保管着，遇了有退出國境的必要，方纔照會外交部取回。平時旅行，是用不着的。所以外交的慣例，遇了使節要求旅行護照，或是外交部交付旅行護照，這都是斷絕國交的暗示。要是使節平時任滿歸國，或是因他種理由被本國政府召還，就要向駐在國的元首，遞呈召還書（Letter of Recall），然後辭去。

歐洲各國的皇室，大半有親戚的關係，況且小小面積，縱橫就有了二十餘國。所以除了政府的外交，還有那皇室的外交。遇了一國的君主或是總統，去訪問別國的元首，不問你是帶有政治的使命，或是爲了慶弔的應酬，

到了他國的國門，那二十一發的皇禮炮，是逃避不去的；還有那些儀仗兵，軍樂隊，是要來歡迎你的；那些親皇，大禮官，內閣閣員，是要來謁見你的；自己本國的駐在使節及使館人員；那自不消說了。遇了邦交揖睦的元首，他自己也跑出來歡迎你。那時更惹得沿途軍警林立。這不是與下特別戒嚴令一樣騷擾嗎？

最要留神的，便是你的右手：沿途軍警向你行舉槍禮，你要一一舉手揭帽回禮；士女向你歡呼或是拋擲花束，你也祇好一一舉手揭帽回禮；到了宮內：皇后不消說是要出來歡迎你的；皇族大官，也要來和你握手的；跑出外面

閱操，你這右手是難以放下的。做着君主或是總統的右手，遇了國交的應酬，真是苦極了。要是想免這樣的痛苦，到不如住了數天的離宮，看看事情將近辦完了，就要尋個機會，趕快離開那國的京城，或是觀光田野，或是乘興歸國。這樣辦法，不但自己省些煩惱，那國政府也許得些休息。這便是中國俗語所說的「客去主人安」的意思了。

歐洲除了皇室政府以外，還有那貴族的階級，就是封建時代遺下的五等爵制。因為有了這公侯伯子男的稱呼，自己也就覺得尊貴起來了。無論甚麼事，皆持着家世，守着儀式，在社交界是要拚命出風頭的，叫那平民好

生羨慕。可是 Etiquette 的一道，就要算個中人爲最圓熟了。

歐洲社交的勢力，也不單在這一班爵爺們。還有那宗教的僧侶，在社會的地位，雖比不上在印度和暹羅那樣的尊貴，却也很有勢力的。諸君試看拉丁民族的國家，若是提起了羅馬法皇 Pope，這是了不得的。就拿英國來說，雖然說是政教分離，可是上議院也有僧侶的議員，地方上也有牧師的管區 Parish。要是提起 Canterbury 或是 York 的大僧正，貴族也就要低頭了。因爲英皇行加冕禮，是要仰仗 Canterbury 的大僧正，在 Westminster 大禮拜堂執行的。

到底還是隔着大西洋的美國，由殖民地變爲民主的國家；既沒有貴族的遺習，又沒有宗教的束縛，是極平等極自由的。所以對於社交，沒有甚麼階級。但是美國是實業最發達的，社會的心理，多趨重在資本家。那怕你是白宮的主人，若果失了資本家的歡心，恐怕你這伯理璽天德，也不容易做下來呢。所以臨到選舉候補總統的時候，不問你是民主黨 Democratic，或是共和黨 Republican，都要與那些甚麼鋼鐵大王，煤油大王握手。要是託辣斯不高興扶助你那黨，你也得設法運動大多數的工黨作爲後盾。要不是這樣，你那黨終歸是失敗的。